

交通、资本与贸易：狄更斯晚期作品中的“帝国回路”

Transportation, Capital, and Trade: “Imperial Circuits” in Charles Dickens’s Later Works

牟童 (Mou Tong) 金冰 (Jin Bing)

内容摘要：19世纪60年代见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也是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谓的“资本的年代”：交通、资本、贸易构成的“帝国回路”形塑了维多利亚时代日常生活的质地，改造了物质经验和精神空间。狄更斯在这一阶段相继完成晚期杰作《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未竟遗作《德鲁德疑案》。身处英帝国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势不可挡的“大繁荣”时期，狄更斯书写带有异域色彩和海洋气息的帝国叙事，小说人物从交通通讯、资本流通、国际贸易等各个环节参与“帝国事业”。在情节设置上，铁路和汽船代替公共马车，公司和股市投机代替地方商户和小本生意，社会资本流通和海外市场成为新的阶级上升引擎，加速了帝国的运转和扩张。本文聚焦狄更斯的晚期创作，考察19世纪全球地缘政治、自由贸易版图、资本和商品流动的空间和话语实践，以及由此构成的相互依赖、渗透，但并不平等、均衡的经济体，揭示英国海外贸易的殖民主义本质，重新审视充满悖论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

关键词：狄更斯；交通；资本；贸易；帝国

作者简介：牟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与文化；金冰（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维多利亚小说与现当代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项目批号：22&ZD28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号：ZD5-04】阶段性成果。

Title: Transportation, Capital and Trade: “Imperial Circuits” in Charles Dickens’s Later Works

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Marx’s *Capital* as the central sign, the 1860s belonged to what Hobsbawm called “the age of capital” where transportation, capital, and trade constituted “imperial circuits” that shaped the texture of the Victorian daily life. Within this decade, Dickens completed his last masterpieces *Great Expectations* and *Our Mutual Friend*, and the unfinished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free-trade

imperialism, Dickens melted exotic and oceanic elements into his imperial narratives. Many characters of his were involved in the “imperial enterprise.” Railways and steamships replaced stage coaches; joint-stock companies and stock market speculation replaced local merchants and small businesses; social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overseas markets became new engines of class mobility. By examining Dickens’s later work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patial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19th century global geopolitics, free-trade landscap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commodity, which constitute an interdependent, infiltrated, but uneven and unequal economy, reveals the colonialist roots of British overseas trade and reflects on the paradoxical spirit of the Victorian age.

Keywords: Dickens; transportation; capital; trade; empire

Authors: **Mou Tong**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19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mtuibe@126.com).

Jin B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Victorian fiction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jinbing2001@hotmail.com).

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将 19 世纪第三个 25 年称为“资本的年代”，其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于 1867 年发表的《资本论》，该论著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¹ 处于“经济周期”大繁荣的 19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这一阶段也是狄更斯创作的最后十年，他先后完成长篇小说《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1861) 和《我们共同的朋友》 (*Our Mutual Friend*, 1865 / 下简称《朋友》)，留下未竟遗作《德鲁德疑案》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1870)，并创办新刊《一年四季》 (*All the Year Round*)。凭借精细的观察和广博的阅历，狄更斯为读者描绘了一幅 19 世纪伦敦的“城市风俗画”，其充满“肌理感”的时代书写将共时性和在地性有机融合，叙事触角遍布帝国疆域，其中不乏空间位移以及全球范围的物质、资本、人口和话语实践的流通，可谓是“时代的征兆” (a sign of the times)。而帝国疆域为叙事谋篇提供了地理空间和物质可能。

萨义德指出：“在欧洲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帝国具有多重功能，作为一个被编纂的，即使只是边缘可见的虚构存在，它是一个参照系，一个界定点，是一个适合旅行、聚敛财富和服务的背景” (85)，帝国的中心 (metropole) 和殖民地“边缘可见的虚构存在”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

1 参见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想象。世界经济的扩张以工业化为基础，建立在全球范围巨大的物质、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¹这一流通系统（circulatory system）构成一个物质和隐喻的“帝国回路”（imperial circuits）²，包括交通、资本和贸易，及其空间和话语实践形成的有机体。

本文聚焦于狄更斯晚期创作中的全球流通书写，追踪“帝国回路”的运行机制，及其裹挟的巨大能量、速度和效率，考察19世纪全球地缘政治、自由贸易版图、资本和商品流动的空间和话语实践以及由其构成的相互依赖、渗透，但并不平等与均衡的经济体。本文认为，狄更斯的帝国书写呈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方面是以积极进取、自信昂扬的进步话语为主导的表层书写，一方面是暗含对无限加速、能量耗尽和停滞怠惰的焦虑与警惕的潜文本。

一、交通革命：公开胜利与隐性焦虑

史学家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铁路旅行：十九世纪时间与空间的工业化》一书中指出：“19世纪执着于对空间和时间的征服与支配，这种执着在‘流通’（circulation）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总体表达”（194）³。所谓的流通，既是指“交通的行动轨迹，也指血液循环和商品流通”（Schivelbusch 195），虽然这个概念的起源是生物和生理性的，但它同样反映了现代交通的过程。

19世纪以蒸汽为动力的交通革命极大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成本，以此为物质载体，英帝国的物质和人口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远大前程》中的马格韦契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经营牧场；赫伯特加盟埃及公司拓展业务，展开了《天方夜谭》式的想象：“（大概还带着一队骆驼）大家一块儿溯尼罗河而上，观赏种种奇迹”（469）。《朋友》中的约翰·哈蒙在好望角从事种植园生意，莱特伍德律师讽刺时人言必称落基山脉：“如今每个人（……）都好像入了魔似的，早晚必得对其他什么人提到落基山脉，表示他自己对之非常熟悉”（129）⁴。

狄更斯出生在港口城市朴茨茅斯（Portsmouth），在其充满海洋气息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港口、海关、码头等景观。其中，伦敦无疑是最重要的国

1 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53页。

2 莱斯特（Alan Lester）认为英帝国历史传统多使用“中心”和“边缘”概念。转向网络（networks）、网状（webs）和回路（circuits）等概念，有助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史以更为流动的方式互相关联，相关论述可参见 Alan Lester, “Imperial Circuits and Networks: Geograph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History Compass* 1 (2006): 124-141。

3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4 本文有关《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引文均来自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智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际港口、商业和贸易的中心，围绕码头修建了庞大的库房，入埠的原材料和出埠的英国商品在此交汇。造船业和海事保险业顺势发展起来，后者也是赫伯特和《朋友》中的波茨纳普从事的行业。这一切都得益于被称为“海上高速公路”（the oceanic highway）的泰晤士河。《远大前程》中的小皮普居住在肯特郡（Kent）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 20 英里的村庄，出海的大船“征帆片片”（141）¹，承载着他迈向广阔天地并做一个“上等人”的幻想；在试图将马格韦契偷渡出境时，皮普等人在泰晤士河的造船厂、运煤船和走私商贩间穿行，企图搭上一艘去往阿姆斯特丹或汉堡的商船。

除了港口和轮船的国际运输系统，铁路建设也是“帝国回路”的重要一环。霍布斯鲍姆指出：“从全球角度来看，铁路网仍然是国际航运网的补充”（69）。铁路将主要工业城市和港口衔接起来，并勾连着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殖民地。例如经常被提及的西北铁路线，狄更斯称之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它沟通着“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英国主要的工业城镇，以及作为英国与世界贸易大动脉的港口”（“Railway Strikes” 361）。列宁也曾断言：“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6）。狄更斯是火车出行的常客，其作品可谓是铁路发展史的注脚：早在1842年，狄更斯就通过蒸汽轮船横跨大西洋，并在美国乘坐火车出行，写下《美国手记》（*American Notes*）；1848年，他透过《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表达了对修建铁路改写地理环境的忧虑。

19世纪30年代以降的铁路开发远不仅是运输革命，萨斯曼（Herbert Sussma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技》（*Victorian Technology*）中阐释了铁路发展的聚合反应。一方面，火车的安全运行需要信号通讯，促成电流电报的大规模铺设；另一方面，铁路电报等新兴企业需要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体系来筹措资金，由此催生金融业的发轫。交通通讯革命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市场、加速资本运转，进而促进了商品流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²鉴于这种聚合效应，在《一座古老的马车驿站》（“An Old Stage-Coaching House”，1863）中，狄更斯同意为一条支线请愿书署名，支持小城镇纳入铁路网中：“我谨此谦虚地声明，铁路支线将毫无疑问地带来普世的交通、福祉、繁荣和文明，以及在与外国人的竞争中获得的无限的国家胜利”（201）。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时代通行的“进步话语”中，流通被冠以积极的内涵，“只要是流通的一部分，就会被视为健康的、进步的、具有建设性的”（Schivelbusch 195）。

1 本文有关《远大前程》的引文均来自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2 参见 Herbert Sussman, *Victorian Technolog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achine*,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7.

然而，狄更斯的写作并不止步于为交通革命唱赞歌，他在《董贝父子》等作品中通过对铁路意象的多维描写，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批判”以及“对进步话语的诘问”（殷企平 67）。彼时的铁路线路规划缺乏整体统筹，私人公司考虑地方利益筹资开发的支线导致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¹对此狄更斯并非视而不见，在书信中他曾写道：“各种可能或不可能方向的混乱铁路线，没有公共规划，没有公众监督，是巨大的金钱浪费，又没有落实责任（……）”（转引自 Phipotts 205）。这种悖论式的态度一直延续到其遗作《德鲁德疑案》：铁路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曾经平静安逸的修院城，因为铁路从旁路过而面目全非。狄更斯笔下的火车总是带着一副傲慢和轻蔑，它似乎有“更重要的使命”，对于无法被纳入铁路网的地域，火车只是“扬起满天灰尘（……）作为对它不屑一顾的表示”（《德鲁德疑案》64）²。叙述者饱含顾虑地写道：“这条铁路干线是通往别处的，据说如果它失败了，金融市场就会崩溃，如果它成功了，教会和国家就会遭殃，而且不言而喻，不论它成功或失败，我们的宪政都会受到损害”（64）。

狄更斯将交通革命对于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指向道德场域。在《动荡的街区》（“An Unsettled Neighbourhood” 1854）一文中，狄更斯抱怨火车站的修建是“丑陋叠加丑陋，不便叠加不便，污垢叠加污垢，传染叠加传染”（289）；火车站工程就是现代人道德状况的写照：“它们看起来混乱而涣散，仿佛总是彻夜不眠，晕头转向（……）我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是一个动荡的社区”（291）。在 1865 年亲历斯泰普尔赫斯特（Staplehurst）火车事故后，饱受精神创伤的狄更斯创作短篇小说《信号员》（“The Signal-man”）。通过描写铁路隧道事故，狄更斯表达了对于失序、失控和混乱的忧惧。正如希弗尔布施所说，“流通这个概念成为解码 19 世纪公开胜利与隐性焦虑的关键”（195）。

二、“虚拟资本”：空洞的能指

铁路建设刺激了相关的股份制企业、银行等金融体系的诞生，资本全球流通的物质条件已然完备，金融市场的发展如火如荼，释放巨大的能量，是社会积累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有一经典比喻：“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交易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30）。19 世纪 40 年代的“铁路狂热”（the Railway Mania）造成股票市场的火热，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一度比政府债券还受欢迎。在《朋友》中，狄更斯不无讽刺地写道：“股票交易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一做的事情。不必有祖宗，不必有确定的性格，不必有教养，不必有思想，不必有礼貌；有股票就

1 有关英国铁路的开发模式，可参见 Mark Casson, *The World's First Railway System: Enterpris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on the Railway Network in Victoria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本文有关《德鲁德疑案》的引文均来自狄更斯，《德鲁德疑案》，项星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

行”（165）。然而，40年代末铁路股票泡沫破碎，一夕之间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狄更斯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 1857）中书写了相关情节。

狄更斯的写作揭露了股票证券等金融投机的本质，不过是“空洞的能指”。19世纪60年代，随着“有限责任法案”（the Limited Liability Acts, 1855）和“合股公司法案”（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56）的相继推出，一些专门运作市场和操控股票的公司应运而生。¹这种运作并没有现实资本的支撑，更像是《朋友》中的描述：“把股票以八十五英镑一股的价钱发行，把它们不花钱全部买下，然后又按照票面价值用现款卖出，现在他拥有三十七万五千英镑（……）”（921），伦敦的金融区充斥着这些“无中生有”的机会主义者。《远大前程》中的赫伯特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资本家——航运保险承包商”，他的目标是“买一些可靠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股票，挤进董事会去”。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在金融区的商号帐房里“观察形势，等待时机”（look out; 202）。²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分析了“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和现实资本的区别：虚拟资本包括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如股票和债券等；也包括基于信用产生的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等。马克思指出，股票的积累可以表示现实资本的积累，例如：“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540）。《远大前程》中，郝薇香小姐的酿酒厂的股份是如此，赫伯特和皮普在埃及公司的股份也是如此。然而，如同上文的例子，股票资本的积累有时并不反映现实资本积累的变化。由于工商业资本束缚于具体的产品，而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流动性，更加方便投机分子的运作。

狄更斯在《朋友》中对这些投机分子的可疑行径进行了生动刻画：“[他们]老是在商业区里出出进进，荡来荡去，打听关于证券交易所、希腊货币、西班牙货币、印度货币和墨西哥货币、比价、贴水、折扣、七五折和八五折之类的事”（692）。证券交易行业最可耻的人物非《朋友》中的弗莱吉贝莫属，他做票据经纪（bill-broking）业务，低价收买“问题票据”（queer bills）或破产人手上的证券，再以恐吓威胁的方式追讨债务。票据等金融工具逐渐代替金钱，加上纸币的使用增多，让金融犯罪不断攀升，例如欺骗郝薇香小姐的康佩生，“惯于行当就是诈骗，伪造字据，把盗窃来的钞票设法出笼（……）”（388）。这些情节揭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各种金融证券、银行票据代替金属货币（metallic money）已是大势所趋，其潜在的道德风险日益增加。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1年写道：“在一个完全不诚实的民族

1 参见 Michael Cotsell, “The Book of Insolvent Fates: Financial Speculation in Our Mutual Friend,” *Dickens Studies Annual* 13 (1984): 125-142.

2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虽然《远大前程》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但小说中金钱的力量、海外市场的蓬勃、国内经济的繁荣俨然是60年代的社会关怀，相关论述可参见 Humphry House, *The Dickens World*,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1942, 159.

中，每笔金钱交易都必须以硬币或货物实现。相反，在完全诚实的人中，纸张将成为唯一的流通媒介”（*Social Statics and Man Versus State* 221-222）。这种新型货币信用体系为诈骗和投机的虚假信用关系提供了温床。¹远离生产关系并且内在价值的空洞，货币信用体系潜伏着失序的危机。

在狄更斯的晚期创作中已可洞见 19 世纪后半叶“货币化”(monetization)或“银行化”(bankerization) (Houston 7) 的现象。哲学家让·约瑟夫·古(Jean-Joseph Goux) 强调“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 的重要性：“现在重要的是那些流通、交换并仅以抽象形式代表价值的东西”(16)。人们普遍对资本有流动性偏好，在相似情况下更愿意持有流动性更好的资产。史学家克拉珀姆(John Clapham) 称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不愿意让哪怕是小规模资本停滞不前。每个人都希望资本流动起来并且结出果实”(371)。股份制公司的资本组织形式和金融资本的运行，加速了资本的流通，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效率，却无法医治“经济周期”的痼疾。即便是《朋友》中平步青云的“暴发户”维尼林，在小说最后也难逃跟随下一次经济危机破产的结局。

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转充斥着非生产性的劳动，甚至没有现实资本，在狄更斯看来无非是资源、体力和精力上的浪费。帝国中心的转喻是郝薇香家族废弃的酿酒厂，也是《朋友》里遗赠给鲍芬的巨大垃圾山，而帝国心脏的大动脉泰晤士河变成“人类渣滓垒成堆的地方，他们，和许许多多道德垃圾一样(……)滞留在这里(……)沉入河底为止”(《朋友》32)。狄更斯批判的眼光转向道德层面，诸如皮普、赫伯特和尤金这样的英国青年缺乏能量，不愿意工作，也没有学到实际本领；而维尼林之流长袖善舞，赚钱方式无非是在社交场合攀附银行经理或轮船经纪人。小说中充斥的停滞、淤塞与怠惰的氛围预示了一个黑暗、悲观的帝国远景。

三、帝国贸易：开放的“耗散结构”

由交通、资本与贸易构成的“帝国回路”形成利益缠结的联动网络，它是一个能量密集型的经济系统，也必然是一个有限封闭的“耗散结构”。萨义德指出，19 世纪中叶的小说家普遍认可所谓“帝国自由贸易语境，英国商人的道德本质和关于海外发展机会无限的意识”(16-17)。狄更斯鼓动自己的儿子们去印度等殖民地谋生，将海外贸易视为轻而易举且利润丰厚的便宜之计。《朋友》创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贝拉幻想和父亲一起航海旅行：“爸正坐在那艘漂亮的三桅大船里开往中国，去运回鸦片来(……)。也运回无穷无尽的丝绸和披肩，用来打扮他对迷人的女儿”(464)。洛克史密斯和贝拉结合后在一家“中国货商号”工作，贝拉想象丈夫的工作内容：“茶叶呀、大米呀、有怪气味的丝绸呀、雕花的盒子呀，还有像玲珑剔透的瓷器上所画的

¹ 有关马克思对于虚拟经济关系的揭示，可参见 张一兵：“信用与虚拟经济关系：马克思金融思想的历史探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3）：89-97。

人物，这些人穿着鞋底厚而又厚的鞋子，眼睛挤成一条缝，都有猪尾巴似的辫子，把头发平平地拖向身后”（1004）。在《德鲁德疑案》中，对海外贸易的想象越发抽象，坍塌为拍卖商的一份清单目录：“我看到中国制造的几只杯子和茶碟，我与它们也素不相识，但是我当场就可指出：‘这是北京、南京和广州造的。’对于日本货，埃及货以及东印度群岛来的竹子和檀香，也是一样”（40）。叙事中流露出对其他民族的偏见隔阂，以及他者化的描写，暗含了帝国意识形态的“英国中心主义”倾向。《朋友》的叙述者一语道破帝国贸易者的虚伪：“虽说他的生意要靠和其他国家进行商业贸易来维持，他却认为其他的国家，除了还可以做生意这一点重要的保留之处，都是一种错误（……）”（185-186）。

这种排外心态（*xenophobia*）便是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兆，狄更斯已觉察到帝国中心的能量在衰减，他将警示夹杂在叙事中：“这就是一种不可能繁荣昌盛、也不可能长此以往的状况。（……）自从宇宙奠基的时候，它们从来就是真理，到造物主动摇宇宙基础的那时候，它们仍是真理”（《朋友》743）。这一悲观厌世的态度偏离了当时主流的能量守恒叙事，所谓的能量守恒原理强调能量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总量保持不变。¹ 批评家指出，能量守恒原理给处于“帝国回路”的物质、资本、人口吃下一颗“定心丸”，仿佛只要善于利用能量转化，能量便是源源不绝的（Choi 308）。但在狄更斯笔下，《朋友》中的伦敦却俨然是一个能量耗散的巨大垃圾场：

一个尘土弥漫、了无生气的灰色的伦敦商业区的黄昏，那副面貌是并不给人以希望的。大门落锁的库房和办公室显得死气沉沉，而英国人对于色彩的惧怕又给到处带来一种举哀服丧的气氛。（……）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看门人、清洁工，把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废纸和垃圾扫进路旁的沟渠里，而另一些更加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人又把它们翻来翻去，佝偻着身子拨弄着，仔细搜寻着，想找出点能够卖钱的东西。（576-577）

在伦敦这个复杂无序的空间中，没有什么会凭空消失，无非是散落在泰晤士河中或垃圾堆里。与垃圾的分类和重新分类、回收再利用同构，小说的情节和人物都似乎无休止地重新进入流通，进行无穷无尽的能量转化。与能量守恒叙事的循环模式不同，狄更斯笔下的能量转化有一种线性的倾向。² 正如上述引文，叙事的时间线趋向黑暗、死亡，以及时间的尽头。

1 参见 Balfour Stewart,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New York: A.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5, 82-83.

2 参见 Tina Young Choi, “Forms of Closure: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Victorian Narrative,” *ELH* 2 (2007): 307.

狄更斯对能量不灭和历史进步话语的怀疑并不仅是晚年的悲观心理所致，19世纪60年代的热力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考察有相似的思考。1862年，汤姆森，即开尔文勋爵（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指出在封闭系统中能量转化的损耗，即可用能量在不可逆地减少：“虽然机械能是不会被消灭的，但普遍存在耗散（dissipation）的趋势，这会导致物质宇宙中的热量逐渐增加和扩散、运动停止和势能耗尽。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遍的静止和死亡”（60）。斯宾塞在《平衡》（“Equilibration”，1862）中也流露出这种悲观的论调：“如果太阳正在失去它的热量（……）如果人类和社会，无论进化程度有多高，都同样依赖于这种逐渐走向终结的能量供应（……）我们难道不是明显地走向普遍的死亡吗？”（472）马克思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观察出发，借用自然生态的循环来理解社会生态关系，提出“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概念。他认为，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造成“新陈代谢断裂”，它们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和土壤肥力，其后果是：“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资本论》（第三卷）919）。事实上，这个“断裂”即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损耗。面对资源和能量的耗尽、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不争事实，英帝国内部的浪费、冗余、贫困、缺乏精力等便是明显的症候。

对于有限封闭的“帝国回路”的疲态和损耗，唯一的出路是形成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的“耗散结构”，在与外界环境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过程中，完成从无序混沌到有序的转化。¹19世纪后半叶，英国本土技术创新停滞，很难催生新的增长点，《小杜丽》中发明家申请专利遭到“拖沓部门”（Circumlocution Office）的阻碍便是这一现象的缩影。而以皮普为代表的社会上升流动被困囿在中产阶级所依附的社会资本和信用经济（credit economy）的死水之中。坚持发展帝国贸易与海外投资便成为权宜之计，使得资本秩序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互换，搅动平衡态，以期转变为一种新的有序状态。²英国海外贸易的殖民主义本相由此可见一斑。

狄更斯的作品为读者编织了一个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多层次、立体式的想象，体量巨大的“帝国回路”在维多利亚人的日常生活中运行：交通保障了物质基础，资本注入能量，贸易调动了全球物质和人员的流动，无形中框定并改造着人的物质和情感经验。这些庞大的机制系统和超验能指裹挟着势不可挡的能量翻卷滚动，把越来越多的地理疆域纳入其中，也渐渐发出不从心的警告，叠加着对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意识形态的忧虑和批判。

1 参见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2 参见彭兴庭：《资本5000年：资本秩序如何塑造人类文明》，杭州：中国友谊出版社，2021年，第124页。

Works Cited

- Casson, Mark. *The World's First Railway System: Enterpris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on the Railway Network in Victoria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P, 2009.
- Choi, Tina Young. "Forms of Closure: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Victorian Narrative." *ELH* 2 (2007): 301-322.
- Clapham, Joh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Free Trade and Steel 1850-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32.
- Cotsell, Michael. "The Book of Insolvent Fates: Financial Speculation in *Our Mutual Friend*." *Dickens Studies Annual* 13 (1984): 125-142.
- 狄更斯: 《德鲁德疑案》, 项星耀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 [Dickens, Charles.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translated by Xiang Xingy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6.]
- . "An Old Stage-Coaching House."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5. 195-202.
- . "Railway Strikes." *Household Words* 2 (1851): 361-364.
- . "An Unsettled Neighbourhood." *Household Words* 10 (1854): 289-292.
- : 《我们共同的朋友》, 智量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
- [—: *Our Mutual Friend*, translated by Zhi Li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98.]
- : 《远大前程》, 王科一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 [—: *Great Expectations*, translated by Wang Key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1.]
- Goux, Jean-Joseph. "Banking on Signs." Translated by Thomas DiPiero. *Diacritics* 2 (1988): 15-25.
- House, Humphry. *The Dickens World*.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1942.
- Houston, Gail Turley. *From Dickens to Dracula: Gothic, Economics, and Victorian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 1848-1875》, 张晓华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Hobsbawn, Eric.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hua,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Lester, Alan. "Imperial Circuits and Networks: Geograph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History Compass* 1 (2006): 124-141.
-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年。
- [Lenin, Vladimir.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马克思: 《资本论》(全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Marx, Carl. *Capital*,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14,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彭兴庭：《资本5000年：资本秩序如何塑造人类文明》。杭州：中国友谊出版社，2021年。
- [Peng Xingting. *The History of Capital*. Hangzhou: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 Phipotts, Trey. "Dickens and Technology." *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edited by David Paroissien. Malden: Blackwell, 2008. 199-215.
- 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 [Prigogine, I. and I.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translated by Zeng Qinghong and Shen Xiaofe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5.]
-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Li 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Schivelbusch, Wolfgang.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akland: U of California P, 2014.
- Spencer, Herbert. "Equilibration." *First Principles*, Herbert Spenc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440-486.
- . *Social Statics and Man Versus State*. London: D. Appleton, 1897.
- Stewart, Balfour.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New York: A.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5.
- Sussman, Herbert. *Victorian Technolog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achine*.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 Thomson, William. "On the Age of the Sun's Heat."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Laura Otis. Oxford: Oxford UP, 2002. 60-63.
- 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Yin Qiping. *Debating the Discourse of "Progress": A New Type of Nov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 张一兵：“信用与虚拟经济关系：马克思金融西想的历史探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3）：89-97。
- [Zhang Yibing. "Credi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Virtual Economy: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Marx's Financial Thoughts."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23): 89-97.]